

※學林誌傳※

悼念島田虔次教授

湯志鈞*

島田虔次教授逝世已經一周年了，想起我們的交往，真是歷歷在目，一葦相通。

在《近鄰》第三十七期和《明代史研究》第二十九號先後看到森紀子、小野和子的悼念文章，又蒙島田夫人元子女士寄贈他的遺著《中國的傳統思想》，更使我心潮起伏，夜不成眠。

我和島田教授相知甚久，而相晤卻遲。一九八一年春，陳慶華、章開沅先後告我，島田先生將來華訪問，希望和我在上海相見，我當然高興，也作了一些接待準備。記得島田夫婦是六月一日來到上海的。次日上午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作了《宋明朱子學與陽明學》的專題報告，復旦、師大哲學系的教師也專程前來聽講。島田先生高屋建瓴，體大精深，自然得到聽眾的一致好評。他知道我研究章太炎，告訴我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章氏《佛學手稿》，準備影行贈我，聞後欣喜不已，賦詩一首：「昔日曾編西狩集，今朝又籀餘杭文。且喜講佛睹手蹟，珍惜島田一片情。」

次日上午，我陪島田先生訪問上海圖書館，顧廷龍館長親自接待。他查詢了馬一浮復性書院的資料。又看到中江兆民《民約通議》，此書封面為「入境樓主人題」，戊戌鉛字排印本。他極為高興，說是「這是來到中國的最大收穫」。

六月四日，我到錦江飯店，為他們夫婦送行。島田夫婦對中國書法都有專門研究，因將顧廷龍、謝稚柳兩位老書法家的書軸相贈，並特地請謝夫人陳佩秋女史為

* 湯志鈞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。

島田夫人寫上一軸。車抵機場，珍重道別。

七月十六日，接到島田來信：

拜啓者：

首先恭賀先生更加健康幸福。

我在上海滯留期間，承蒙先生的多方指教和關照，不勝感謝之至，在此謹致深深的謝意。

原先早該發函致謝，不虞自歸國以來一直在爲下痢和腰痛所苦惱。又加上疲勞，身體實在欠佳。爲了出席報告會，只去過大學兩次，其他時間皆在家靜養，所以至今才給先生寫信，真是內疚得很。

這次在上海，我請教了先生有關章太炎研究中的問題，受到極大的教益。在此之前，湯先生發表的論文，凡是能在日本收集到的，我都一一拜讀了，我曾揣摩過先生該是一位怎樣的學者，有形形色色的人品和模樣，而先生該是那種老先生式的學者吧！沒想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先生竟是一位年輕的學者，這使我驚訝不已。對中國學者扎實的學問素有所聞，與先生交談求教之後，倍感中國學者名不虛傳，印象更加深刻了。（這難道不是由於常州莊氏的血親關係，又在學問的風格上受了莊氏影響的結果嗎？）原來還期盼著能在更多一些空餘時間，再度請教，然而未能如願，時間倉促，實在使人遺憾。但我還是有了很大的滿足。諸如章太炎與吳稚暉之間的關係之類的問題，以前一直疑惑不解，但是經過先生明白透徹的解答，感覺豁然開朗，疑團解消後，如釋重負，歡快之情無以言表。然而還有類似的疑難待解，如有關《章太炎的白話文》中的疑問，章太炎爲《革命軍》寫的序文中某些句意的解法，香港出版的錢穆所著《國學概論跋》的評價問題等等。今後如有機會，當再次求教。

現已出版的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和《章太炎年譜長編》中，特別是後者給予了今後太炎的研究者最大的恩惠。《全集》還在編纂之中，我們殷切期望這部巨著能儘早與讀者見面。日本在章太炎的研究方面有前後之別：戰前只是將章太炎作爲單一的小學家來宣傳和研究的；直到戰後，才把他作爲一位革命思想家而開展研究的。只有等到《全集》出版後，才能真正開始全方位來認識這位巨人。我一直在期待著書的出版。

還不止上述幾件所感謝之事，還有一件務必感激的是，在先生的陪同下到

上海圖書館時，只是隨意提了一下，竟然如願拜見了顧廷龍先生，受到了教益。還了解到有關馬一浮的刊印書的概要，可謂一大收穫，給我驚喜不已。然而還有更大的收穫呢！終於發現了《民約通議》。該書是明治時代最大的思想家中江兆民所著《民約譯解》的翻譯版，已是早有所聞的，但是該書由誰在何時何處出版？尚無一人所知，究竟是否出版成書，也一直是個謎，沒想到此次親眼目睹該書的存在，喜悅之情不必多說，這可真稱得上是我近來最為愉快的一件事。

另外，還有著名書法家顧先生和謝稚柳夫婦的書法作品，獲之若寶，曾不斷地在來訪的客人面前誇示，這也足以稱得上是一件得意之事。

以上草草，就此擱筆。

衷心希望您多多保重身體。

湯志鈞先生

島田虔次叩首 七月十日^①

次日，又接他七月十一日寫的一封明信片：

本日剛剛寄出一信，又想起二件事：

一，有關章太炎手稿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狹間直樹副教授委托森時彥，已將影件寄出，請查收。另外還有什麼需要協助之事，可以告訴我或狹間都可以。

二，我有二部館森鴻的《拙存園叢稿》，一部贈送給先生，能為《太炎全集》的編集出一點力，也是十分榮幸的事。

島田虔次 七月十一日

章太炎《佛學手稿》影行件是狹間直樹先生托森時彥先生帶滬的，《拙存園叢

^① 島田虔次教授寫給我的信，除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函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函中首段，係用中文寫的外，其餘均由湯仁澤翻譯。

稿》也在幾天後收到，我如獲至寶，隨即誦讀。《佛學手稿》按原件大小攝製，印得十分精緻，《手稿》用白話文寫，如第一題中一段：

一，佛法果應認為宗教耶？抑認為哲學耶？

近代許多宗教，各有不同，依常論說來，佛法也是一種宗教，但問甚麼樣喚作宗教，不可不有個界說。例如沒有所信仰，就稱宗教，那麼各種學問，除了懷疑論以外，沒有一樣不是宗教。就是法律學者信仰國家，也不得不給他一個宗教的名號，何況佛法呢？假如說崇拜鬼神，喚作宗教，像道教、基督教、回回教之類，都是崇拜鬼神，用宗教的名號，恰算正當。佛法中原說六親不敬，鬼神不禮，何曾有崇拜鬼神的事實。明明說出「心佛罪生三無差別」，就便禮佛念佛等事，總是禮自己的心，念自己的心，並不在心外求佛。這一條界說，是不能引用了……

這是手稿，是章太炎親筆寫的，還有斷句。在這一段文字中，除標題外，正文內容是白話。章太炎文字古奧，詰屈聱牙，很多人以為他反對白話文，不寫白話文，而這份手稿，卻用的是白話，用通俗的語氣寫成，這對我此後研究章太炎是否反對白話文以至《章太炎的白話文》是否可信，提供了重要佐證^②。

至於館森鴻，是我和島田教授晤談時向他請教的。先是，我在上海圖書館珍藏的《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》中看到章太炎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四日寫給汪康年的信，說他在避居臺灣時和館森鴻「時或接見」，「以文字訂交」，但館森鴻的仕履生平以至他們的交誼，卻不知其詳，因向島田提出。島田教授除將館森鴻所著《拙存園叢稿》八卷三冊見贈外，並請水田紀久教授函告館森的經歷。這樣，我不但瞭解了他們在治學方法中有相同點，而且政治思想上當時也有相近處。我在《拙存園叢稿》中還找到了章太炎的幾篇軼文，從而寫出〈章太炎和館森鴻〉一文^③。後來在上海圖書館又發現館森鴻和吳君遂筆談原件，寫了「補記」^④。

沒有島田教授的幫助，這兩篇文章我是寫不出也寫不好的。

島田教授的誠篤，使我十分感動，想起他來滬訪問時曾談到鄭觀應，因將早年

② 拙撰：〈章太炎和白話文〉，見《近代史研究》，1990年第2期；在《章太炎傳》中有專節論述，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十月出版。

③ 拙撰：〈章太炎與館森鴻〉，《歷史論叢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3年），第3輯。

④ 見拙撰：《乘桴新獲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12-114。

抄存的《羅浮游鶴山人節略》一冊寄贈。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，他用中文寫了一封信：

湯志鈞先生史席：

四月中森時彥君歸，得悉先生康健如舊，學術工作之勤亦如舊，甚慰懷也。見贈《羅浮游鶴山人節略》一冊亦收到。批閱之下，知係先生親手抄之本，且驚且感，何先生愛我之深也。獨所恨者，那時虔次筆硯之役甚緊，子夜伏案，日高而眠，如此者連日月，遂失機會道謝，以至今日，深知罪也。伏乞先生原諒。

其鄭觀應事，虔次久欲製一文以論其在清末思想史上之地位，想後來作稿之時，得力於嘉惠者多也。

茲有關西大學坂出祥伸教授，素以研究康有為而有名，虔次親友也，將有訪中之行，甚願與先生一面，親聆指教，以慰仰慕。倘蒙先生許可，慨然引見，坂出教授幸甚，虔次亦幸甚也。

另郵寄拙著《三浦梅園》一冊，敬呈左右。三浦氏者，德川時代人，於所謂氣之哲學研究極精，虔次以為可以與戴東原媲美也。（其人於戴氏僅長一歲，戴氏論人性哲學，三浦氏論自然哲學，然其為氣之哲學一也。）拙著雖簡陋，又與先生專攻之業無關，幸為插架作紀念宮可也。專肅，敬頌

研安

島田虔次頓首 六月十一日

坂出祥伸教授是日本研究康有為的知名學者，我當然希望和他交流。此後，坂出來上海，我去日本，暢談南海思想，成為學術上的好友。

以上是我和島田教授第一次相晤的前前後後。多年來，每當我重溫《佛學手稿》、《拙存園叢稿》，總是遙懷舊友，情不自禁。如今贈書猶在，而島田先生卻已去世一年多了，思念及此，能不「懷舊益沾巾」。

× × × ×

我和島田虔次教授第二次相晤，是在日本京都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，我應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，到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

講學和研究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也在島田教授和狹間先生的建議下，專程相邀，得以重逢。

一九八四年的元旦和春節，我是在日本度過的。一月初，接到島田從京都寄來的賀卡和《中江兆民全集》第一卷，這卷主要收有中江的《民約論》，島田在上海圖書館發現的《民約通論》譯本也提到了。島田因為他到上海圖書館是我陪他前往的，所以書一出版，立即寄我。一月五日，森時彥、森紀子夫婦來訪，他又囑咐道，敦促我到京都去。狹間先生還電話詢問講學題目，我以近代經學命題告，他說他們也希望講這類課題，並將邀請京都大學專門研究公羊學的教授參加。他們辦事真是認真負責、細緻周到。

三月初，接到島田來函，前面是用中文寫的，後面則用日文：

湯志鈞教授臺鑒：

久不問起居，深以為罪，蒙贈大著，竟不道謝，不知禮貌，莫此為甚。辯疏無解，唯有俯首。蓋上次修書之時，虔次聲明曰：「以後請教，必以漢文（謂文言文）。」然眼高手低，不能如願，大言無慚，駟不及舌，恥而投筆，遂至今日。豈云手懶成性而已哉！伏乞教授哂恕矣^⑤。

說實話，還真想再往下多寫一些，但實在不成文句，所以只是寫了一小段中文，寫得不好，望先生辨認並指正。

三月初旬，先生親自來京都講學，真使人興奮不已，特別是有經學的課題。我們同中國學者同堂對話，直接聆聽經學的講學的機會實在難得，我們將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發是必然的，所以時刻都在期待著先生的到來，還真有點等得不耐煩了呢！

講學餘暇，邀請先生來敝舍作客，一定不要客氣，現在正和狹間君商談迎客的事，煩請先生預先能將光顧的時間告知我們。

上回贈送先生的中江兆民的《民約譯解》一書，其中的漢文寫得如何？很想聽聽直言不諱的批評。另外，該書除先生外，還贈與陳慶華、戴逸、章開沅、滕穎（兆民的研究家）四人（一冊也沒給過日本人）。現在還有一冊，還想送給中國友人，或者贈送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，或者其他學者，請教先

^⑤ 以上是用中文寫的原件，以下由湯仁澤譯。

生給我提供一位合適的人選。

再者，先生所打聽的館森鴻的藏書，現都藏於東京的日本大學內，有時間的話，先生可去查尋一下，或許可以發現出什麼新資料。

今天就寫到此，將在京都再次相會，妻子也在等待著來自遠方的客人。

祝您身體健康，敬請多加保重。

湯志鈞先生執事

島田虔次 二月廿九日

我平時讀書筆記，每每喜用文言，因為文簡意賅，比較方便，有的著作也用文言書寫，函札更時用文言，寫給對中國古籍素有修養的島田先生，當然用了文言。想不到他文言文寫得這樣好，還用章太炎「駟不及舌」的掌故，也可說是「投我所好」吧！他對我的訪問京都大學，作了周致的安排，也使我由衷感激。後來，他還將《中江兆民全集》第一冊寄贈顧廷龍先生，真如信中所說：「五部樣書都送給了中國學者，一冊也沒有給過日本人。」

我是三月七日在東京大學近藤邦康教授的陪同下前往京都的，新幹線到達京都，狹間直樹、森時彥、森紀子就把我接到京都大學職員會館三〇二室。他們陪我參觀了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圖書館，使我大飽眼福，章太炎《佛學手稿》原件和該校珍藏的山井鼎《七經孟子考》也看到了。後者係用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為底本，據足利文庫古鈔本、宋版本等校勘的。

三月九日和十一日，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京都大學樂友會館作了「史料的鑑別和整理」、「近代經學的特點」兩個報告，島田教授都參加了，並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，如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說對經學新的變化有何關係？龔自珍繼承今文，為何也講「六經皆史」等等，引發了我的深思。

島田教授還邀請我到他家中餐聚，狹間、森時彥，還有小野信爾、小野和子夫婦，河田悌一、坂出祥伸等教授。顧廷龍先生寫的篆文，他已裝裱，叫我題簽，我素不習字，也不諳書鏡，只能「打鴨子過河」，不顧工拙了。

我還觀賞了他的書房、書庫，但見藏書滿架，各體俱存^⑥，想他平時坐擁書

^⑥ 島田教授不僅精通漢學，且藏有英、法文書籍多架。

城，左圖右史，從而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了。

我在島田家中，品酒談經，由章太炎而康有為，由常州學派而乾嘉學派、桐城派……真是人生一大樂事，想不到這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相聚。

此後，每逢新春，我們都互祝平安。一九九二年，我再訪東京，準備去京都一周，又因事未果，失去了一次重逢的機會。一九九八年，我到北京大學參加戊戌變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，狹間教授也參加了，知道島田教授身體尚好，想不到事隔兩年，他竟與世長辭了，悲夫！

島田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早已眾所周知，他待人以誠、治學以嚴的高風亮節也早已眾所周知，我只是記述和他兩次相逢的點點滴滴，以悼念這位重視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學者。